



赌博人生

上 [美] 杰姬·柯琳丝 著



编者前言

西方黑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暴力、乱伦、欺诈、行贿、受贿与上下勾结的历史。

本书是最新一部揭露美国黑社会内幕的惊人之作。

作者，美国著名女作家杰姬·柯琳丝，被誉为当代西方畅销小说家中的超级巨星，她的作品多以西方社会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为背景，描写人性的冲突，命运的赌博，道德的沦丧，精神的空虚。她的几部长篇小说都贯穿着男子争雄、女人斗艳、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的角逐。故事情节之曲折紧张，人物形象之丰满生动，文笔风格之精湛泼辣，使为之倾倒者不计其数。

然而，柯琳丝的作品之具有迷人力量，与其说是由于她笔下那博大恢宏的豪华场景和两性缱绻、风云多变的传奇故事，倒不如说是由于作者透过一切浪漫高雅的虚浮表象，点破了社会黑幕后面的淫靡与野蛮，揭集了人性的弱点和社会的复杂，向人们显示，人类文明发展史也是人类与自身的丑恶陋性斗争的历史，耐人回味，发人深思。

《赌博人生》（原名《机遇》）是继《好坞莱贵妇》、《好莱坞大亨》和《情侣与赌徒》之后，于1981年推出的佳作。它的问世再次轰动整个西方社会，同年在美国就连续再版十数次，销量逾千万册，并很快被译成几十国文字。

本书沿着漫长的年代描写了一个黑社会家族60多年的发

展史。男主人公基诺是意大利移民的后裔，在纽约贫民窟长大，天资聪颖。恶劣的环境造就了他好勇斗狠的性格。在继母的唆使下，他十几岁便开始寻花问柳。英俊的外貌，魁梧的体魄，使他情场得意，小小年纪便成了猎艳老手；在身为无赖的生父影响下，他从小就走上了盗窃行凶的黑道。以后，一次偶然机会使他为参议员的夫人克莱门蒂娜看中，在这位贵妇人的提携下，基诺跻身于上流社会。与政府要人的勾结，使他生意兴隆，声威显赫。然而黑社会间的明争暗斗又使基诺屡遭凶险，几度锒铛入狱，爱妻惨遭杀害，自己被迫流落他乡。人过中年，基诺归国重整旗鼓，希望安度余生，不料亲生儿子达里奥被黑社会头目恩齐奥收买，刺杀父亲未遂却被教唆者杀害。基诺的女儿勒基继承父业，杀死了劲敌恩齐奥，报了数桩血仇。

女主人公卡里是个黑人姑娘，她13岁就被自己的舅舅和外祖母逼迫走上卖笑生涯，备受蹂躏，历尽艰辛。一次偶然的机机会使她得遇基诺，一夜恩爱种下终身情愫，卡里因此生下一子，取名史蒂文。史蒂文大学毕业后成为一位有名望的律师，他与勒基邂逅相遇，互相爱慕，想不到他所钟爱的女子竟是他的同父胞妹，他经受不住这一打击，遂远遁他乡。

美国社会现实中的固疾在书中反映得淋漓尽致，丑恶的暴露在所难免。用历史分析的眼光对某些地方加以冷静积极的评判，这是我们对读者的一点儿希望。

卡里 1943年

她在卧室里走来走去，心里涌起一股欲望。她原以为这种渴望是不会再出现了。就在那，在小橱柜里藏着毒品。一想到这，她浑身就颤抖不已。她很想知道邦纳蒂是否知道她也吸毒，有毒瘾。如果他真知道，为什么还要向她提供那些毒品让她出售？难道他真有那么残酷？或者是太愚笨？

当然他不可能知道。她的过去是她自己的秘密，没人知道。

苏丝塔敲她的门，“有个陌生人想要见你，我没让他进来。他说他是你的好朋友。我觉得他是一个拉皮条的人。”

她从前门的警眼里审视着苏丝塔称之为拉皮条的那个人。这是个又高又瘦的黑人，穿着一套古怪的条纹衣服，戴着顶大帽子。她们并不接待黑人，即使黑人顾客是些音乐家。她们并不鼓励黑人到这儿来，白人可不喜欢。

她把门微微开一条缝，但安全链依然紧紧地拴在门上。

“要什么，宝贝？”她慢吞吞地问。女人的温柔要比尖声大叫更容易让黑人们走开。如果这黑人想干那个的话，她可以介绍他去94街佐伊夫人的妓院。那儿，她们将很高兴地欢迎他。

“我想见卡里，”他怨声说。

“我就是卡里，宝贝儿。我这一星期、这一个月都已被顾客订满了。但我知道有这么个地方，你可以得到天底下最可爱的女人，在……”

他借着门缝里漏出的光盯着她看：“去他娘的女人。你是卡里？”他吃惊地问。

“一点没错。现在你听我说……”

“我是列鲁瓦，”他得意地说，“你还记得我吗，姑娘？我是你舅舅！”

一听到这名字，她差点要昏过去。列鲁瓦，不可能。列鲁瓦，不可能是他。列鲁瓦，这狗杂种不是早死了吗？

他的名字又使她想起了她最不愿回想的过去。列鲁瓦，狗娘养的。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她平静地说，可心却激烈地跳动着，她想他一定能听见她的心跳声。

“列鲁瓦！”他拼命地叫唤，“你的舅舅，姑娘！”

“你弄错了，先生。你最好在我叫警察之前离开这儿。”

“我哪儿也不去。把所有的警察都叫来吧，我就呆在这儿。”

她脑子飞快地转着。难道真是他？如果是，他怎么知道她在这儿？自从上次他见过她之后到现在已有16、7年了。她当时还是个孩子——比婴孩大不了多少。

固执的卑鄙小人。这正是列鲁瓦。她永远也不会忘了他那种自私的口气。

苏丝塔走到门口，站在她身边：“需要我去叫我们的保护人吗？”

“是的。”否则他会说些什么来伤害她呢？她“呼”地一声把大门关上，和苏丝塔一起去叫邦纳蒂那帮人来帮忙。

“他说他认识你？”苏丝塔好奇地问。

“可能是这样吧。”

“你以前可曾见过他？”

卡里耸耸肩，不露声色地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他。”

苏丝塔又跑回大门，从瞥眼里看着，直到邦纳蒂手下的两个打手把列鲁瓦强拉开去。“他不会再来了，”她吃吃地笑道，“他们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随着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卡里几乎把列鲁瓦忘得一干二净。她太忙了，没时间去想一想事实上他就外面某个地方藏着。她以为一顿毒打是会把吓跑的。他是个王八蛋。她真希望邦纳蒂手下的人会把吓扔进东河。任何一个让13岁女孩为他去卖淫的男人都该去死。如果他胆敢再回来，她就亲手杀了他。

这一想法使她激动。她从一位白人顾客那儿买来一把小手枪，随身带着它，寸步不离。它给她以力量和勇气。任何一个享用过她身子的男人，现在和她相比，都是她占上风。一些花花公子——他可能会成为美国最伟大的人——压在她身上喘息着与她性交时，他并不知道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隔。小手枪就在她枕头底下，子弹上了膛。除她以外，没人知道。没人。甚至在和邦纳蒂——纽约最有权势的恶棍作乐时，她的手枪也是伸手可及。

男人们才是娼妓。至少，女人做妓女总有她们的道理。

这黑娘们！瞧她那高耸的乳房，走路时神气活现的样儿。尽管她已不是个孩子了，可他仍能认出她来——他可不是头蠢驴。

起先他还不敢完全肯定。透过那条门缝并不能仔细打量她。她娘的！甚至不愿开门让他进她当妓女的屋子。怎么了，卡里？难道你对黑人已不感兴趣了？他想起她以前只能得到黑人，而且有许多。

列鲁瓦悄悄地跟在卡里后面，一边心里在想着，一边躲躲闪闪地跟着她，和她保持一段距离，想方设法不让她发现他。她现在可出落成个大美人了，两条腿强健而优美，长发直垂至臀部。狗屁！找到她是他今年最大的运气！

他把嘴里的口香糖吐了，重新换了块。他真够幸运的，刚加入一个爵士乐班子后没几星期，一天因没事和其他几位音乐家边抽烟边闲聊。当他们的话题转到女人时，当他正想向他们描述现在正和他同居的那个16岁瑞典女孩时，他们把话题转到了卡里所在的那家妓院。就在36街上，那儿有男人为之发狂的女人。只要为了钱，那儿的女人可以为你做一切，而且都是世上最漂亮的女人。

他一直想着那名字。卡里。不可能……果真是她吗？这名字可有些与众不同……后来他打听到妓院老板娘是个黑人。卡里……如果真是她，那他妈的，他可真够幸运的。

现在，他总算把她认出了……没错，正是她。他可是福星高照了。

他轻快地走着，嘴里吹着口哨，不停地嚼着口香糖。现在再开始干番事业也不迟。在阳光灿烂的加利福尼亚干了10年拉皮条生意，他在圣昆廷6次被邻居告发而进了监狱。他被释放后，为了逃避兵役，又偷偷地逃离加州回到了他所喜爱的纽约市。他以在酒吧和下等酒家吹奏爵士乐为生。他现在的女伴瑞典小姐原先是在时代广场边上的一家蹺脚餐馆里卖乳汁鸡丁，现在他让她去拉客，干妓女的勾当。他靠她挣的钱过日子——那点钱刚够维持他们俩在肮脏的哈莱姆区一幢无电梯公寓里的生活。这可不是列鲁瓦为自己设想的生活。在加利福尼亚时，他可以经常开着自己的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四处兜风，而且同时有10个娘们围着他转。他已36岁了，该是考虑后半生的时候了。他早就看出卡里外甥女就是他的摇钱树。不管怎么说，他教会了她一切，难道她没欠他的吗？至少在他的账本上，他可是记着一笔的。

这时卡里停了下来，站在一扇橱窗前，浏览着里面的东西。他赶紧停住脚步，躲在一个胖女人后面。他妈的！她让他挨了顿揍。她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他可不喜欢让那些下流的白人杂种们摸他的身子。男人会为此而感到受了侮辱。

下次，当他再和她碰在一起时，情况可就不同了。下一次，她会跪在他面前，亲吻他的双脚，甚至会心甘情愿地吻他的屁股，如果他要她这么做的话。

他想出了一个计谋。

这个计谋一定成功。

她离开橱窗，继续向前走，手里推着辆婴儿车，车里坐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

列鲁瓦紧紧地跟在她们后面，嘴里吹着口哨。

基诺 1949年

和洛杉矶晴朗的天气相比，7月的纽约市可真够热的，空气浑浊，令人沮丧。基诺生平第一次想到要买幢房子。房子必须在郊外，要有草坪和游泳池。他可以在那儿度周末。长岛或许是个合适的地方。

他能理解杰克为什么喜欢洛杉矶。因为在那儿他过着挥霍无度的日子，身边总少不了有女人作伴，成功也给他带来了名气。正象在他之前的巴格斯·西格尔那样，人们以既尊敬又畏惧的态度对待他。他不良的名誉为自己造成了一种充满魔力的气氛。在好莱坞，如果你有这种魔力，那说明你已经进入那个圈子了。

皮帕·桑切斯悄悄地告诉基诺，说杰克喜欢打女人。基诺问她是否介意，她漠然地耸耸肩：“我为什么要介意呢？和杰克在一起，我的名字可以出现在专栏新闻里。这总比和那些蹩脚演员约会有趣。再说……他并不是有意这么做……只是这么做，他可以感到更加……更加强壮。”

“强壮，嗯！”基诺决定必须让人紧紧盯住杰克。他要在米拉奇饭店上花一大笔钱，而他想知道每块钱都是怎么花的。皮帕似乎是可以告诉他这一切的合适人选。

他提出了这一建议。如果他以钱作为回报，她愿意向他提供详情吗？

是的，她愿意。她将仍和杰克住在一起，每星期一次，她会打电话把杰克的详情向他汇报。

她开的价可不低。

他一点也没想到她真愿这么做。

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缠绵之夜。然而她的身子并没象他想象的那样吸引他。第二天晚上，她又回到了杰克的床上，基诺和科斯塔一起飞回纽约前，又找了几个好莱坞金发女郎。

他已下定了决心。这种关系决不能拖得太久。他不愿意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过上一周……更不用说一个月了。

买房子这一念头引起了浓厚的兴趣。一座盖茨比式的房子，他可以在里面尽情享乐。他渴望着做个男主人。看着名流要人喝他的酒，吃他的饭，他觉着是种享受。他可以象克莱门蒂娜公爵夫人那样在家里大摆宴席。既然他已出了监狱，又干了番事业，手头也有钱，有大人物做朋友可不成问题。他们又纷纷回到了他身边，而且人数越来越多。有时他问自己，那么多人中可有一位是真正的朋友？他知道没有。钱能为你买到许多东西。但真正的友谊是金钱买不到的。最好的方法是：别相信任何人，只有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

基诺发现只能这么做才行。

詹妮弗和科斯塔·齐诺科蒂在蒙塔克租了所房子避暑。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一座靠近海滩的舒服的房子，有一个鲜花盛放的花园，花园里有一个秋千，另外还有两条看家狗。

詹妮弗却喜欢这儿。她脱去了她的纽约时装，穿上了夏天的便装，光着脚。

科斯塔常在这儿度周末。他发现这儿能使人放松。每到星期五晚上他驱车前来时，就觉得浑身轻松。和基诺一起共事，整天都紧张得很。基诺精力充沛，头脑灵活。就说米拉奇饭店这桩买卖吧。他根本不需要纸——交易就在他脑子里，它就是纸。基诺和杰克鉴定了协议。冒险的代价是很大的。但如果他们在弗拉明戈的雷鸟饭店受到欢迎的话，那么经营米拉奇饭店就象经营一家银行那样，必定能赚钱。

8月的第3周，玛丽亚跑来这儿住段时间。她非常兴奋，好奇心十足，而且很明显，对能离开家感到很高兴。

“利奥诺拉好吗？”詹妮弗问她，“我已好久没见到她了。”

“妈妈很好，”玛丽亚回答，可同时又想起了在她离家的那天晚上，她碰巧听到父母在大声吵架。

“我正计划为你的生日举办一个盛大晚会，”詹妮弗说，“这一定很有趣。我要把你介绍给许多年青人。”

玛丽亚点点头，心里却在想：但愿能忘了生日。她根本不愿承认自己快21岁了。21岁的人该考虑如何生活，可她对自己究竟想干什么，心里一点数都没有。

整个7月、8月的周末，基诺都在看房子。大的、小的，荒岛上避静的房子和乡间别墅，公寓，从康涅狄格绿色草原到长岛绵亘的海滩，他都没找到一处满意的。

他已看得厌倦了，而房地产经纪人也厌烦他了。

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他独自一人，没带司机和保

鏢，开车去寻找。在东汉普顿，他看到一所大房子。女房地产经纪人带着他四处察看，自豪地说：“桑塔杰洛先生，这正是你所要找的房子。”

他仔细地看。她或许是对的。房子虽已破旧，久已失修，但他迫切需要，而且他花得起钱来维修它。

房子是维多利亚式的，白色油漆已从柱子上脱落，阳台顶上是用细木条精心搭制的凉棚。房间不仅很多而且都很大，有长长的落地窗。二楼的阳台有整个楼面那么大。

“我很喜欢它，”他说。

“它是绝无仅有的，”她说，“只是因为在这儿度了一辈子的女主人死了，她家里人才想把它卖了。”

“房子可真够破的。”

“啊，可价钱也便宜啊。如果把它重新装修一下，那它可要变得富丽堂皇。”

他拿不定主意。或许是看得太多了，快挑花了眼的缘故吧。在房子后面的暖房里，他心绪不定地踢着地上的碎石，

“我可得花一大笔钱啊。”

“哦，我确信这值得。”女人看了看表。她还有个约会呢，她已迟到10分钟了。“好了，桑塔杰洛先生，你到底怎么想？”

“我现在还不知道。如果我决定买，我星期一给你答复。”

“其他买主已经看过了。”

“星期一。”

“好吧。”她又一次故意看看表，“我不得不走了。桑塔杰洛先生，你可看够了？”

“当然。你可以先走，我还想在花园里走走。”

当她开着车远去之后，他才意识到这儿有多宁静。除了鸟鸣以外，再也没有其它声音了。他要这宁静做什么呢？对他来说，这儿恐怕太静了。

他在花园里慢慢走着，地上铺满绿色的青草，玫瑰花四处开放。他想象着房子整修后的景象。该用大理石铺一条通往暖房的路，造几个网球场，以及一个大大的好莱坞式的蓝色游泳池。这房子将会变得很迷人。然而，他依然拿不定主意。他想也许应该听听别人的意见。科斯塔或者詹妮弗的意见，特别是詹妮弗的，她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离蒙塔克并不远，现在就可开车去接他们来看看这房子。

玛丽亚跳进游泳池，迅速地游了一段，爬起来，又跳进去。这次游的时间更长。她感到极大的满足。和詹妮弗、科斯塔一起度过了6天美妙的时光。没有争吵，也没有狂饮，有的只是宁静和温馨，以及两个深深相爱的人。

她坐在游泳池边把自己长长的金发甩向脑后，闭上了眼睛，让自己的脸和身子暴露在阳光底下。科斯塔和詹妮弗出去拜访朋友了。他们邀请她一起去，可她以头痛推脱了。她只想独自一人呆上一天。一条狗叫了起来，她伸出双手，温柔地喊：“这儿，孩子，这儿来。”

那狗摇头摆尾地向她跑来。

基诺开着他的敞蓬车来到科斯塔家门前。他听到狗叫声，下了车，走到门前，按了几下门铃，没人来开门。他有点不耐烦地皱皱眉，从门洞里往里瞧，依然没人。他朝屋后走

去，一条长毛垂耳的西班牙狗向他跑来。

突然，他看见了她，就躺在游泳池边上。利奥诺拉。他的利奥诺拉。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汗珠从他身上渗了出来，他觉得嗓门干得直冒烟。

他径直走到她身边瞧着。她看上去象个小孩。象个乡下人。他感到心里一阵绞痛，嘴里忍不住轻轻地喊着：“利奥诺拉。”

“嗯？”她把自己的手从眼前挪开，坐了起来。

不是利奥诺拉，而是个长相跟她一模一样的小姑娘。

他顿时醒悟到眼前的姑娘是利奥诺拉的女儿玛丽亚。科斯塔曾说起过她要来住段时间。

他觉得自己真象个傻瓜，怎么会想到是……

“你是基诺·桑塔杰洛吧？”她一边问一边迅速站起来，用条浴巾把只穿着泳装的身子裹起来。

“是啊，你怎么知道？”

“啊，我在报上看到过你的照片，而且……以前在科斯塔和詹妮弗的婚礼上曾见过你一面，”她不自然地一笑，“我当时只是个孩子，我猜想你一定不记得我了。我叫玛丽亚，利奥诺拉的女儿。”

“是吗？你不认为自己已长大了吗？”他感觉自己浑身都不舒服，但不知是什么原因。

她紧了紧浴巾说：“他们出去了。”

“谁？”他笨拙地问。

“詹妮弗和科斯塔。”

“噢，是吗？”他紧盯着她。她真是太象利奥诺拉了，然而……总有些不同。这孩子有种气质是她母亲所没有的。

好象知道他在想什么，她说：“你把我当成我母亲了，是不是？”

“见鬼，没有。”见鬼，是的。

她嫣然一笑，用手指把额前刘海往边上一擦。“这没什么，我已习惯了。好多人都因我们俩如此相象而感到奇怪。认识妈妈的老朋友应该知道，她，她现在看上去已经变了。”

他用手指摸摸自己面颊上的疤痕问：“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看幢房子吗？”

“什么房子”

“我想买的一幢。”他一点也弄不懂自己为什么要邀请她。“快穿上衣服。我想听听别人的意见。”

“远吗？”

“那有什么关系呢！你反正躺在这儿也没事可做。”

她点点头，感到莫名其妙地兴奋。

“快。”

“是。”

她飞快地跑回楼上她的卧室，换上件汗衫，用梳子将湿漉漉的头发梳了几下，心里很奇怪自己为什么愿意跟他去。

臭名昭著的基诺·桑塔杰洛。杀人犯。强盗。流氓。

自从她9岁那年在詹妮弗和科斯塔的婚礼上见了她，他带着她在舞厅里旋转起，她就迷恋上了他。从那以后到现在那么多年，她一直从报上得到他的消息。他的名声可不怎么样。她母亲称他为“流氓”，而且一直责备科斯塔，说他不应该当基诺的律师。

“准备好了吗？”他在楼下喊。

“来了，来了。”她冲出卧室，噔里啪啦从楼上跌跌撞

撞跑下来。

“我从厨房里拿了些吃的，詹妮弗不会介意的。”他高声说。

他拿了几瓶可口可乐，一些法国面包和火腿。“我们可以在那儿吃午饭。”

“我想最好给他们留张条子，”她说，“万一他们提早回来呢。”

“好主意。”

他瞧着她在纸上刷刷地写着。她那飘逸的长发把脸都遮住了。她是那样清新、纯洁和可爱。正象许多年前的利奥诺拉……正象利奥诺拉……

卡里 1943年

史蒂文年轻的保姆是个呆头呆脑的黑人姑娘，头发蓬松而零乱，嘴里戴着整形牙箍，鼻梁上架着副眼镜。她的外貌正是卡里雇她的主要原因。卡里希望她的史蒂文能安安稳稳地长大，她相信雇用一个相貌平平的姑娘来照看他，这姑娘就不会因结婚离她们而去。

在年轻保姆几星期前去食品店买东西时，列鲁瓦就开始向她进攻了。他使出浑身解数向史蒂文的保姆大献殷勤。

他不断恭维她，向她献上富有魅力的微笑，带她下馆子，为她买新衣服。

她星期天晚上休假时，他就带她去跳舞或者去看电影。从她嘴里，他了解到了卡里和史蒂文的一切。

绑架史蒂文可是个绝妙的好主意。

卡里从睡梦中惊醒。她伸手接过床头闹钟，吃惊地发现才早上10点钟。平常她要一直睡到11点半，然后洗个澡，穿戴完毕后，和史蒂文一起出去散步。

她躺在床上，伸了个懒腰，身子舒服地弯曲成弓形。又一天。又是一个受折磨的日子。

今天有许多事要做。恩齐奥·邦纳蒂的亲信每星期一都要来结账，取钱，同时给她毒品。然后，每星期一下午3点钟总有个警察来约见她。星期一还是上洗衣房的日子，还要付给警察贿赂的钱。

她在床上翻来覆去，想再睡一觉。睡不着了。她只觉得……很不舒服。找不出是什么原因。

正象每天早晨那样，她又想着藏在小橱柜里的毒品。吸几口大麻烟，整个白天就觉得很痛快。晚上吸几口海洛因，一晚上的工作也就能应付过去了。

真容易……真可怕……她知道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列鲁瓦从后面拍拍姑娘的屁股，逗得她大声叫嚷，心里却很高兴。